

中國跨年思潮盛宴 名嘴呼喚創新動力

路仁

2019年1月13日 第33卷2期

http://www.yzs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546485515443&docissue=2019-02

中國今年的跨年思潮盛宴百花齊放，而「知識網紅」羅振宇與吳曉波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演講最受矚目，除了數千人買票進場，網上播放量更是以千萬計，並有可觀的廣告收益。他們總結國內外趨勢，前瞻未來一年的方向，激勵大家如何向前邁進，呼喚創意的新動力，充滿奇特的「儀式感」，成為一碗濃郁的勵志「雞湯」，振奮人心，也贏得巨大的商業利益，為當前經濟下行的憂慮，迎來希望的曙光。



吳曉波（右）與羅振宇舉行跨年演講（圖：Imaginechina / VPHOTO）



吳曉波：預見 2019（圖：Imaginechina）



羅振宇：跨年演講「時間的朋友」

海德格爾曾經講過一句話：「只有在疑問與不適中，哲學才會出現。」如果一個時代讓你覺得很不適、很焦慮、充滿危機感、惶惶不可終日、每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說明它是一個好時代。這是知識「網紅」、名嘴吳曉波在跨年演講中的總結，也顯示中國人在當前內憂外患中的反思。

這也是全球最有中國特色的活動，充滿奇特的「儀式感」。在跨年的時刻，舉行一場盛大的演講，總結國內外趨勢，前瞻未來一年的方向，激勵大家向前邁進。這是近年中國興起的跨年活

動，成為一種類似「行為藝術」的思潮盛宴。而其中最受矚目的是綽號「羅胖」的羅振宇，以及財經記者出身的吳曉波。

羅振宇的跨年演講，已經舉辦了三年，成為他的一張「名片」。步入第四年的二零一八年，他多了不少對手，包括了辯論節目《奇葩說》的馬東、以侃歷史而有名的高曉松。但最大的對手是曾經寫過《激盪三十年》等中國企業歷史的吳曉波。有趣的是，羅振宇是在深圳的春蠶體育中心舉行，而吳曉波是在珠海的橫琴國際網球中心舉行，兩地距離很近。不過吳曉波選擇在十二月三十日舉行，而羅振宇是在三十一日舉行，彼此時間錯開，但別苗頭的意味還是很濃。

粵港澳大灣區相鄰的兩個城市，上演了兩位非傳統意義上的商業思想者的個人現場跨年演講。他們除了獲得不亞於娛樂明星的歡呼與掌聲，還有與此對應的可觀收入。

剛剛過去的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八點三十分，深圳「春繭」體育館，互聯網品牌「羅輯思維」與「得到」APP的創始人羅振宇，他個人主講的《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到場為七千八百八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購票前往的「粉絲」。門票價格最低為人民幣八百八十元（約一百三十五美元），最高三千六百八十元，比起歌星的演唱會也不遑多讓。如果以均價一千五百元一張票來計算，整個活動的收入達到一千一百七十萬，加上各類贊助商，保守估計整場活動收益相信可以超過二千萬元。更不要說網上數以百萬的觀眾，透過直播的「優酷」觀賞，不僅收了會員費，也賺取大量的廣告費。

同時，以外地觀眾大約佔一半計算，接近四千人，每人的來回交通費用以及當晚的住宿，人均消費約三千元計算，帶來的營業額也超過一千二百萬。而為了這約四小時的節目，羅振宇透露是九月二十二日就開始籌備，前後參與的人數過千人。

這次節目的獨家視頻合作方優酷上的播放次數兩天內超過七百三十萬次，直播的電視頻道深圳衛視官方收視公布是百分之零點四零三，同時段排名第五名。

之前一天的幾乎同一個時間段，在珠海橫琴，財經作家吳曉波也舉辦了名為「預見二零一九：國運七十」的跨年演講，四千人參加，這可以說是當地舉辦類似活動之中規模最大的一場。票價分為一千二百八十、二千九百八十、五千八百八十、一萬二千八百元四檔。當晚吳曉波年終秀在全網的合計播放量已經達到六千五百九十六萬，預計將超過八千萬。相關話題「吳曉波年終秀」，在新浪微博上的閱讀量突破了一億，在《今日頭條》上閱讀量超過五千萬。

作為非官方的商業觀察者，他們兩位的相關演講，在社交媒體上的聲浪也不少，可謂為中文互聯網世界掀起了一波小小的思想熱潮。

中美貿易戰可能延續十年

雖然不斷有人抱怨，跨年演講的這些潮流名嘴，更多時候是在兜售焦慮，推銷成功學。但是，剛剛過去的二零一八年，比起之前的很多年都容易讓人感到「喪」。二零一八年，一些大公司幹著幹著突然遇到危機了，多少被公認有前途的行業，幹著幹著就遇到了拐點。甚至好多事和自己是咋幹的都沒有關係。羅振宇對此總結是——二零一八年過來之後，我多少感覺，所有那些曾經看起來堅固牢靠的東西後面，現在都想打一個問號：這個世界還會好嗎？「以前，變化可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現在，變化可能成了生活本身。」

這次的吳曉波演講，盤點這一年（二零一八）與預測下一年（二零一九）。演講一開始，他就表明並不贊同流行的說法——「今年（二零一八）經濟形勢很差，有人說二零一八年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最危險的時候。我不太同意，因為四十年來，至少有四到五個年份的經濟危機比今年要嚴重。」他同時發揮一貫的宏大敘事風格，強調——國運即人運，有怎麼樣的國家就有怎麼樣的人民，同時有怎麼樣的人民就有怎麼樣的國家。

有關中美貿易戰，他的觀察路徑是——一八九四年，美國的工業生產總值超過英國，躍居世界第一。從那一年至今已經一百二十四年了，美國打過三次重要的貿易戰，第一次是跟英國人打，第二次是跟蘇聯人打，第三次是跟日本人打，今年跟中國打是第四次。他斷言：「如果從一百年的全球貿易史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對第二大經濟體的長期遏制，是一定會發生的趨勢。」他表示：「如果十年後我還有機會舉辦年終秀，二零二八年的時候，我認為大概中美貿易戰還沒結束。」

從產業層面來看，吳曉波團隊認為有這五個重要戰區：中國製造、一帶一路、互聯網金融、人民幣國際化與5G商用。

復旦大學新聞系出身的吳曉波，擅長的是用哲學與文學的話語來替群體尋找答案——這個國家好不好，明天在哪裏，其實歸根來看，並不在於有多少的機器、黃金、高樓。我們非常需要機器、黃金、高樓，但是我們更需要的是什麼呢？更需要我們每一代有怎樣的人。

麥肯錫在二零一八年六月的一份報告之中提到有十二項技術將影響人類的未來，它們包括物聯網、3D 列印、移動互聯網、自動化交通工具、雲計算、可再生能源、新材料、人工智慧、能源存儲技術、機器人、基因組技術、非常規油氣勘探技術。在吳曉波團隊看來，即將改變我們生活的很多新的技術，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我們的生活，它們是二零零八年移動互聯網革命之後下一輪新的巨型企業和富豪、變革的發生地帶。但是，這一切不會是一帆風順。

在他看來，二零一八年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危機和產業危機在一方面是客觀的技術變革所帶來的結果，比如說中國的製造業人口紅利已經吃完了，比如說中國的城市化進入到了後半進程的階段，這是一些客觀因素所帶來的結果。但是正因為後發優勢用完了，更多是後方劣勢，所以在制度創新上的很多空間通過危機的方式有可能被激發出來。

看好大灣區深港雙核心

對於香港，吳曉波接受亞洲週刊特約記者專訪時回應，粵港澳大灣區大約是六千八百萬人口，這個人口規模已經相當於歐洲一個中等國家。另外它是以香港和深圳為雙核心驅動模型，是有很罕見的兩個股票交易所以及相應的金融中心。「大灣區的港口資源和製造業資源和新經濟資源都非常豐富，我是相當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發展潛力。」

在吳曉波年終秀亮相的作家、出版人許知遠就指出：「我們一起回顧中國四十年變化的時候，經常會忘記一個巨大的外部環境對我們的影響，倘若不是香港的存在，倘若不是一個巨大的海外華人網絡的存在，中國的奇蹟不會如此發生的。」

與吳曉波的角度有比較大差距，羅振宇的演講更針對個體的認知與應對。

這一夜，不僅羅振宇與吳曉波，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過去幾十年，我們這一代人的行動策略是什麼？隨大流。我們這一代人，只要身處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中，跟著大趨勢走，基本不會有錯，整個國家發展的紅利人人有份。但是這樣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回了。一個人抓住某個大趨勢、隨大流、湊熱鬧，然後鯉魚跳龍門、一勞永逸的故事已經結束了。一家公司拿著一張誤打誤撞得來的入場券，叩開某一個大門，然後從此躺著分享裏面的紅利的那個好時代再也不在了。

演講之中，他把握了企業家與創業者突出的焦慮——前兩年，想必你聽到過一個說法：現場創業機會窗口關閉得越來越快，從三五年，到一兩年，到三五個月。所以如果用跟趨勢的思路，那你錯過小趨勢的概率就太高了。你會覺得，這個世界簡直是巨無霸和幸運兒的天下，我們這樣的小人物和小透明，打個盹就沒機會了，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

在大趨勢面前，搭配人工智慧這樣的武器，市面上你所有叫得出名字的超級平台公司，都是碾壓般的存在。「如果你感慨錯過了這樣的大趨勢，我只能說你想多了。這種趨勢只是少部分人才能感知和把握，絕大部分人都沒有可能掌控。這不是我們能玩的遊戲。」

小趨勢對抗動盪

羅振宇團隊對於創新與突破開出的藥方是「小趨勢」。羅振宇定義小趨勢為「影響趨勢的趨勢，帶來改變的改變」。他表示，這一概念是由未來學家馬克·佩恩提出來的，但真正讓他意識到其價值的，是經濟學家何帆的一席話：「在今天世界的發展速度裏，人口的大多數地區所反映的大趨勢反而是確定的，因為他們是存量。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一部分人新近湧現的共識，他們才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至關重要的變數。」第一，它小，所以很難察覺。第二，它不發生在我熟悉的領域裏，它是通過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才滾動到我面前。所以，你說我們怎麼預測它？

羅振宇認為，小趨勢必然能成為二零一九年的流行詞。因為一張通票吃遍天下的時代結束了，現在不能跟隨大趨勢了，不能隨大流了，我們這一代人必須學會新的方法。在我們大多數人的視野之外，一小部分正在凝結成的共識、正在採取的行動方式、正在進入的生活處境，就是「小趨勢」，「在趨勢裏面的人覺得這是一片海，在趨勢外面的人覺得這只是一滴水」。他還提示——想借小趨勢的人呢？沒有一勞永逸的想法。他只是隨時在做準備，把自己感知能力磨得銳利無比，隨時等待、捕捉那個小趨勢的信號的傳來。而且，他還表達了小趨勢信奉者的態度：「凡我趕不上的，我就做好準備，到未來等它。」

突破與創新需「非共識」

我們很容易忘記，我們生活在一個龐大的、遠超過自己感知力的共同體當中。這使得我們接近事實的真相，變得難上加難。

那怎麼辦呢？為了看清事實，人類有一項本事，就是給自己發明了很多工具。問題是，工具發明越來越多，但這些工具到底是讓我們離世界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呢？

羅振宇觀察到了以上現象，而作為互聯網公司的代表，羅振宇則少有地強調了實體製造業的重要——一座工廠，它必須連接一個真實世界。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國家製造業水平的高低，

本身就是它社會治理能力的晴雨錶。說到這，你就明白了，為什麼中國經濟不能過度虛擬化。不是虛擬產業不好，而是製造業不能丟。製造業是我們構建一個真實的、良好社會的壓艙石。

所以，羅振宇也引用了美國投資巨人巴菲特的一個提醒：沒有一個人可以靠做空自己的祖國成功。他為什麼這麼說？這不是在講什麼愛國主義，而是說每一個人的成功，都是在分享一個共同體的紅利。我們一生的所有紅利，其實都來自於這樣一條經濟增長曲線。

同時，羅振宇提出了理解小趨勢的法門——非共識。

很多人以為非共識就是跟世界抬槓，這是不對的。抬槓誰不會，見什麼罵什麼，看什麼都不順眼，什麼都想否定。那不叫「非共識」，那叫「反共識」。羅振宇團隊理解如下：是在原來社會的共識裏面，突然跟大家有了不一樣的想法。那個瞬間有點像孩子離開母體、分娩降生那一刻。孩子的感受是，這一刻受到了母親的排斥，來到孤獨的、寒冷的世界，他感受到的這種壓力，壓得他要大聲啼哭。但很快，他就會被母親擁入懷抱。所以，這是兩個過程完整地、連續地被接在了一起。從被排斥到被承認，從脫離共識到再造共識。整個過程，才叫非共識。

政治家羅斯福這一句話被羅振宇引用：「你一心想領導人們前進，回頭一看，跟著的人卻一個都沒有，真可怕呀。」他補充——偉大的政治家從來如此。從自己提出一個主張，發現沒人跟這個可怕的時刻，到衆多的人追隨，你成了領袖的這個時刻。這段時間窗口，也是非共識。

我們這一代人提起創新總覺得特別高大上，或巧妙新奇，或震古爍今，一旦出現，大家恍然大悟，瘋狂鼓掌。但是在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麼？創新者往往承擔了超出想像的壓力。「中關村第一才女」梁寧之所以說創新過程是一個「非共識」的過程，是想強調，穿破當下共識難，承擔當下共識的壓力更難。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創新層出不窮的時代。每天都有好多創新，不是說創新容易，只不過這樣的點燈時刻變得越來越多而已。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明朗的白晝，其實是由無數盞這樣的燈彼此輝映而成的。看起來是奇思妙想，但它們背後都是一個一直都存在、但是一直被忽略的潛在需求；看起來不是共識，但只要你回到人心深處和歷史深處，它們是什麼新東西？它們一直都在，明明白白。非共識，來源於更深處的共識。

所以，很多人看到創新者都會問：你幹的是什麼事，你瘋了嗎？創新者心裏其實在說：你瞎了嗎？

人類的很多古老共識，並沒有沉入海底，只是在潛水，它還會回到水面。

世界上有很多創新，不是往前，不是走向從來沒人去過的陌生地帶，而恰恰是往回走。

我能感知「非共識」嗎？這個問題的本質是，我們能創新嗎？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了：能，只要你有本事用最新的方法把那些古老的事情再做一遍。其實創新一直都存在一個穩定的路徑，我在法學家劉晗的著作裏就讀到了這個路徑：「若不進入傳統，則無法添加新物。」

這個概念，並不僅僅是羅振宇們這麼強調。A股上市公司創業黑馬的創始人牛文文，這幾年就各種場合也不斷強調：所有的生意，都值得在今天重做一遍。

衆聲喧嘩的開局

截至一八年底，「得到」APP 一共有二千六百萬的下載量，而據羅振宇透露，這二千六百萬下載用戶的其中二百四十萬人，把得到 APP 裏的內容轉發給了他的朋友。這二百四十萬人，把得到 APP 的內容轉發了三千五百萬次。對於羅振宇來說，這個二百四十萬就是他的基本盤。

對於「得到」APP 的未來，羅振宇重申了一個人生演算法的公式——一個人的成就，來自一套核心演算法乘以大量重複動作的平方。這其實是長期主義原則，做一件事，長期地去做，持續地去做。他給年輕人的建議是：「雖然這個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你可以用自己的超級確定性，來對沖外界的不確定。」

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對於連場的思維呈現，反響也是褒貶不一。

不少網友對此是歡迎的，他們或者購票支持，或者轉發以及表態呼應。他們認為——在今天，你和誰在一起的確很重要，甚至能改變你的成長軌跡，決定你的人生成敗。和什麼樣的人在一起，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和有遠見卓識的人在一起，你不會大事糊塗；和注重細節與流程的專業人士在一起，你不會被大騙子忽悠；與有工業邏輯智慧的人同行，你不僅會做正確的事情，而且會把正確的事情做對；與有格局的高人為伍，你能登上巔峰……

對此，前中信出版社副總編輯盧俊在元旦意味深長地評價：事實是大部分人只學會了熬夜，並沒有能力去做有意義的跨年，收穫滿滿的日常，其實不需要所謂的思想跨年，知識跨年，聚在一起跨年，還是因為黑暗的探索路上，形單影隻罷了，儀式感很多時候是準備給裝者的，也正因此，才有了市場。

一直進行互聯網口述歷史專題演講的方興東也表示：一年時間，霍霍然之間，這麼多宏大的辭彙，這麼多宏大的敘事，多是五年十年的歷程，要放到一個年度預測之中，一年一版地更新，無疑是大象進冰箱，自己就擠壓自己了。

現在已經進行創業的盧俊還說：「坦白講，對於我們這種平淡無奇、註定不會載入史冊的小老百姓的日子來說，真沒啥可複盤的，洋洋灑灑一大段，以為很充實、很有紀念意義，其實不過是走個形式、過過癮罷了，我原來也覺得回望過往、展望未來挺牛逼，後來發現沒啥用，該完不成的一樣完不成，至於感謝的話，也沒誰真正領情，都是另一種自嗨型的儀式感，順帶一種刷屏式流行，除此之外，真沒啥了。就包括各個大老的跨年演講，說實話，這種集體的狂歡，何嘗不是一群人的孤獨呢？人口太多了，資源太少了，總得削尖了腦袋爭出個高低。」

所以，一方面是羅振宇頗為自豪地總結道：「多年之後，關於二零一八年的這場跨年演講，也許你什麼都不記得，但是，我特別希望你還記得下面這句話：決定我們個體命運的，除了衆所周知的大趨勢，更是那種需要我們自己去主動發現的小趨勢。」

同時，一位默默無聞的創業者李軍奇則這麼說：這是一個新年獻辭總在雞湯裏推出新奇味道的時代。什麼遼遠與希望，什麼時間與歷史，什麼抵達與美好，都是詞不達意、皮裏陽秋。我們也不需要對時代與挫折抱有多大的憤怒，我們稀缺的是，以堅定和有擔當的行走，去化解悲傷與重負。走不動了，就坐下。微笑著。這是我嚮往的人生。

正是在各種不同角度不同色彩的發言震盪之中，二零一九年，中國迎來一場可能是人群下沉的思潮盛宴。但是無論如何，衆聲喧嘩，肯定比只有一種聲音更適合這個國家與這個時代。■